



人文丛谈

到大联是感受那份觉醒

“到羽林街道大联村看看去！”在强劲的网络力量的助推下，这势头已越来越猛。

有媒体打出这样的看点：“蝶变成吸引游客的景观点”、“87天完美蜕变”等等。于是，更有媒体紧跟报道：在短短87天时间内一跃成为吸引数万游客纷至沓来的“美如画”样板村，他们中有浏览观光的、有摄影写生的、也有挡不住诱惑前去猎奇的，等等。现在，只要你“百度”一下“大联村”三字，立马就跳出大联村的大量信息，尤其是时下最为时髦的3D画，可谓豁然在目。

然而，一个时期之后，便又传来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称“还不如哪里哪里好”的、有称“只三五分钟便不足观”的、有怀疑“一窝蜂”的网络力量，往往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更有人怀疑“纯属是面子工程”的。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对这样的怀疑和议论大抵是不必急于反驳，而应该进行冷静的反思和分析，尤其是对这未经过“眼见为实”而言。

尽管笔者对现代人那种通过网络信息传播带来的“趋之若鹜”现象甚感“浅薄”和“好笑”，但不少时候，自己也不能免俗于这“浅薄”之中。于是，某天，也带着种种想象和猜测前去“亲身体验”。到了那里也就参观了三分钟吧，那份特有的氛围已告诉了我他们的愿望和努力，以及他们的前后变化，尤其是透过那一幅幅3D画，让我看到了平时无论你怎么看也看不出的东西，那便是大联人对建设家园、清洁家园的那份意识的觉醒。依笔者看来，这才是真正值得去看的东西，真正宝贵的东西，真正用任何代价都换不来的。

农村从来就是“脏乱差”的代名词，大凡生长在农村或以前到过农村

的人基本是不会否认的。这除了农村客观上避免不了与各种各样的污染物接触外，脑子里那种卫生意识也不得不承认不如城里人。

而如今，广大农村在物质生活逐渐富裕了之后，如大联村这样继而又想到了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尤其想到了对祖祖辈辈生存环境的清洁和改善，这不管其出于何种目的，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哪个角度说，都是一种文明和进步，都值得肯定和点赞，更何况如大联村“没有破坏，没有大动干戈，一切都只是锦上添花，化腐朽为神奇”。如果我们的广大农村都能拥有大联村这份觉醒，并且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干起来，又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那我们的家园何愁不美？我们的源头何愁不活？广大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何愁没有实质？我们的生活何愁没有春风？您说呢？

(张纯汉 撰文)



文物鉴赏 ④

李鸿梁山水画轴

纵142厘米，横40厘米。

李鸿梁(1894—1971)，字孝友，别号老鸿。浙江绍兴人，祖籍湖南。近代中国著名书画篆刻家。幼年家贫，父早卒，赖慈母茹苦培养，十五岁进绍兴府中学堂，时鲁迅先生任该校学监。他很受老师器重，李叔同常与人说：“鸿梁最像我”。后考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与丰子恺、刘质平、潘天寿等同为李叔同高足。民国四年(1915)毕业后，应师嘱托赴南京高等师范代课，此后又在无锡、上海师专、厦门集美等处任艺术教师，并一度担任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33年，和绍兴书画名家成立“时之社”，是绍兴近代最早的书画篆刻组织。抗战胜利后，任教于浙江大学附中。李鸿梁先生所授科目多为美术、音乐和戏剧，成绩卓越，有艺术教育家之誉。至于书画篆刻乃其余事，然造诣精深。他的书法源于汉碑晋帖，外柔内刚、敦厚古朴、字如其人。大字榜书、结字宽舒、笔力遒劲。篆刻艺术也极为精湛，布局平正、线条凝炼。印风简约从容，清奇高古，为龙渊印社、西泠印社社员。李鸿梁先生多才多艺，亦擅摄影。弘一法师三次行脚

绍兴，皆由他陪同、拍照。许多弘一书刊，都刊用他所摄的照片。六十年代退休，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专事国画创作。

此山水图泼墨写意，构图饱满，用笔大胆简练、痛快淋漓、墨色丰富、浓淡得宜。画之左上壁立千仞不见天，只见飞瀑倾泻而下，以奔放之笔一气呵成，雄壮之势跃然纸上。瀑旁岩石以云雾掩映，虚化处理，互为映衬。溪流水势湍急，飞珠溅玉，奔流而去，溪石间的留白令人仿佛有水雾氤氲之感。画之中部巨石横兀，一古树苍虬斜长，着几点红叶，寥寥几笔，生机顿现。树下高士、席地而坐、观瀑沉思、刻画细致、着色亮丽、韵致萧散，此情此景，宛若仙境，脱尽尘俗。全图水墨酣畅，气韵生动，或放笔泼墨，或细心点缀，粗犷中不失法度，细微处凸显功力。画之右款识为“高山云锁，飞泉悬瀑，穿云破雾，涤尘浣俗。维棠先生属画，越人老鸿作于双峰讲舍。”下钤白文印“李二”。此书画印，诸艺俱精，相得益彰。

现藏新昌博物馆。

(何中梁 撰文)



新昌史话 ⑨

明代廉吏
(上)

明代新昌知县中，有一些地方官，政绩卓著，县志有载，值得为之宣扬。

周文祥，淮安人，洪武元年(1368)知县事，当战乱后，官廨民居毁于战火，文祥廉明刚决，一一修举，无不周备，后迁升为杭州通判，卒葬新昌，子孙因家于新昌。这是对元末战乱以后新昌地方官舍民居和地方社会治安恢复有功之臣，虽然在任时间不长。

贾骥，山东泰安州人，洪武四年(1371)任知县，公勤廉谨，政尚宽平，民讼不决者(百姓有官司而不能决断)，贾骥即乘小肩舆(小轿子)或小毛驴亲自至当地决断处理，袖中带数饼食以充饥，复持一小瓢酌溪流饮之，民有献茶汤者不受。一日去县东六十里朱母岭(今大市聚镇水磨岭)办案，腹甚饥，出所带干饼充饥，时有父老从山谷中持蜜汤以献，不受，乃有歌谣曰：“清泉不与盗泉同，何事贤侯忍腹空？从此区区朱母岭，行人今古挹清风。”办公之余则召集诸生讲学，召诸官吏读明朝法律，且生活简朴，风气一清。在任九载，政化大行，迁刑部主事，离任之日，百姓遮道挽留，哭声一片。既而有疑狱，欲为求生不得，乃叹曰：奉法则枉民，伸民则违法，不如自死之，于是从容处理家事，复为书别其亲友，朝退沐浴更衣，自缢而死。人人感叹，新昌士民设祭哭之，事载《明一统志》。其清正廉洁之风闻名当时，但最后结局，不足为训。

曹祥，字世奇，太仓人，领乡荐(即以举人)为新昌令，嘉靖四年(1525)任，减省里甲(撤销一些里甲，减轻百姓赋税之类负担)，全力备荒，在任九年，为人襟怀坦白，没有心机，遇讼片语而决，鞭打一二无事生非的讼师，并驱逐出境。当时新昌风俗，重男轻女，虐弃女婴成风，曹祥为女儿户置办嫁妆，又对嫁女而大操大办嫁妆者实行处罚，同时处罚并禁止虐弃女婴。欲筑东堤防御水灾，亲至工地，官员随从俱至，乃亲挑一担最重土石于肩上，说，以我所挑为标准，并辰出酉归，亦要求以他出工时间为为准，不出一个月时间，而东堤筑成。为令九年，风俗一变，在其离任之日，邑人有生女儿者以千数，家长携女前往送行，说，此为你们的父母官。后母卒，曹祥不复出仕任职。他另有鞭打吕光洵之父故事，为明代笔记所记载。

(唐樟荣 撰文)

《今日新昌》
主流媒体 权威发布

您投放广告的
理想平台

广告热线:86046188